

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卷上》。尊敬的華藏淨宗學會宜蘭念佛堂，堂主陳永煌居士，我們尊敬的社團法人花蓮淨宗學會理事長，曾理事長、王理事長，我們社團法人台東淨宗學會劉理事長，劉總幹事，諸位同修，諸位大德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彌陀佛！

今天我們今天很難得，悟道在我們宜蘭念佛堂跟大家在一起來學習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。這個課程也是我們上個星期才定的，我們這裡念佛堂剛好佛七圓滿，明天要舉行一場三時繫念法會。我們陳居士啟請悟道在法會前一天晚上，先到佛堂給我們同修講《太上感應篇》；明天上午，我們午供前再講一堂。一堂課，我們預計是一個半小時，九十分鐘。今天上午台北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開會員大會。我大哥的第二個兒子，他以前當老師，鄭金昌鄭老師，他現在發心在雙溪每個月固定一個時間帶道德講堂，就是聽光盤。去年一月份我在上海，和風來公司邀請我去講《安士全書》，講了十一集。我請這個公司的負責人傅蓉居士發心續講，因為這個書分量很大，我平常都在做法會，時間很少，請她續講。我們道德講堂現在也在聽我講《安士全書》，但是只有講了十一集，所以今天早上鄭金昌鄭老師他也請我繼續講。之前請我，我有答應，但是我忘記了，所以就跟我們陳居士商量，原來要講《感應篇》，是不是就改講《安士全書》？這兩樣東西都是講因果報應的。

《安士全書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，這三本書是我們中國淨宗十三祖印光大師一生極力提倡的。它不是佛經，但是

講的義理完全跟佛經是相應的。在佛滅度之前講的四依法，第一個「依法不依人」，法是經典，有經典根據，我們才能依，才能依靠。第二個「依義不依語」，語言文字不一樣，意思只要跟經典相同就可以，誰講的都可以，只要跟佛經講的意思相同、相應，就可以依這個來學習，因為它跟佛經講的道理是一樣的。第三，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」。第四，「依智不依識」。印祖提倡這三本書，雖然不是佛經，但是我們打開誦讀之後，實在講，跟佛經沒兩樣，意思完全相同，所以依義不依語。印祖的提倡，他一生這三本書印得最多，大乘經典印得不多。印光祖師在他的《永思集》裡面，他的身分，在往生前，有個高中生夢到觀音菩薩託夢，勸他趕快去親近大勢至菩薩。這個高中生問他，誰是大勢至菩薩？觀世音菩薩就跟他講，印光大師就是大勢至菩薩化身的。這個學生就找了他們家人，去拜見印光大師，說觀音菩薩給他託夢，說他是大勢至菩薩，全家人要去皈依。被印祖呵斥了，不准他亂講。所以當時也不敢講，到印祖往生之後，他們才把這個事情說出來。這個記載在《永思集》。

大勢至菩薩是西方三聖，我們淨宗同修大家很熟悉。在《楞嚴經》二十五圓通，就是二十五位菩薩，每位菩薩代表一個圓通法門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七大，二十五。觀世音菩薩他代表的是耳根圓通，他修耳根圓通，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，這樣明心見性的。大勢至菩薩是修念佛圓通達到明心見性的。在《念佛圓通章》裡面，大勢至菩薩教我們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。這樣說來，大勢至菩薩就是念佛專家。印祖是大勢至菩薩化身的，念佛專家，難道他不會教我們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嗎？當然專家他沒有問題，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念佛人，六根攝不住，淨念也沒辦法相繼，常常間斷。

在十幾年前，我在馬來西亞古晉淨宗學會，當時賴會長，他現在卸任，沒有當會長了。有一次我去他那裡，他請我去，他就跟我講，他說，悟道法師，我現在念佛，實在講，我沒有辦法淨念相繼，我是煩惱相繼。我跟他講，你講的話很實在，實在是煩惱相繼。他說我看到我兒子不聽話，我就生氣，煩惱相繼，做不到淨念相繼。他講的這個是真話。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做到都攝六根、淨念相繼？看起來很簡單，就這樣念，但是我們就攝不住。問題在哪裡？我們還是沒有基礎。這個基礎是什麼？就是斷惡修善。《觀經》淨業三福，第一福，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沒有這個第一福，這個第一福的基礎沒有，不要說大乘，小乘我們都不能成就。小乘的基礎建立在人天乘的基礎，大乘的基礎建立在小乘人天的基礎。我們現在人天小乘的基礎都沒有，一下修大乘，當然有困難。因此印祖知道我們末法時期，這些學佛的信眾缺乏這個基礎。民國成立以來，我們對祖宗的傳統文化、聖賢經典，不讀了、不學了，一味的學西洋文化，自己祖宗這些倫理道德、因果教育完全拋棄了。所以我們這一代的學佛人，人天善法的基礎完全沒有，念佛念了幾十年，一點消息也沒有。我們看看古人，多則三年，快則七天，有的三天他就一心不亂。是不是我們現代人比古人差？不是，古人他有人天善法的基礎。普遍的，社會、家庭、國家提倡的都是倫理道德、因果教育。民國成立以來，沒有了，我們甚至連個概念都沒有。所以現在整個世界大亂。你看最近我們台灣這個社會，五月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日，連續五天發生凶殺案，其中還有一個是神壇，夫妻才三十幾歲，先生把他的太太勒死，他再自殺。板橋分屍案，割喉的，連續的發生。以前偶爾聽到，現在好像常常聽到，特別上個月連續五天。現在我們這個社會大亂，為什麼？沒有倫理道德、因果教育，沒有傳統文化

的教育。所以現在人不懂得斷惡修善，他沒有善惡的標準，他也不知道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，往往把惡當作是善，把善看作是惡的，顛倒。我們看到拜神神壇，一般我們講，有個宗教信仰總是比沒有好，但是也未必然。如果信的是迷信，也不懂得斷惡修善，還是在造惡業，一樣受惡報，甚至比一般惡報還嚴重。

古代的寺廟，都是屬於社會教育的一個場所。我們看到《安士全書》，它有四卷，第一卷就是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的註解，清朝江蘇崑山周安士居士用三教經典來註解這篇文章。講到文昌帝君，我想我們台灣很多人都看過文昌廟。我在電腦也找出宜蘭有好幾間文昌廟，在文昌路，在電腦我有找到文昌廟。大家去過文昌廟嗎？曾經去過嗎？文昌帝君講什麼知道嗎？不知道。所以拜文昌帝君的很多，我看宜蘭就有好幾家。全台灣我想有很多，連萬華龍山寺都有供文昌帝君。我記得二〇〇六年，十二年前拍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我還找王導來宜蘭找文昌廟，好像去找文昌路那家去拍的。就是拍那個匾額，我昨天在電腦上看到好像滿熟悉的，應該是這家沒有錯。

古時候，這個廟它都有人講解《陰騭文》，道教的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另外關聖帝君有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》。這在《印光大師文鈔》我們都看到，印光大師都勸當時的居士，勸小孩子很小就要背，背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背《太上感應篇》，背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》，《覺世真經》比較短。今年一月，福建漳浦他們也重修了一間廟，就是關帝廟。那個關帝廟，我看前面有一道牆，刻了《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》。印祖都勸這些同修教小孩，就要他們背。印光祖師一生重視因果教育，用因果教育來補助倫理道德的教育。印祖一生提倡的，很平常，他不談玄說妙。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」，前面再加上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」，很簡

單，很平實。我們有這個基礎，再去念佛，就能幫助我們伏惑、伏煩惱，臨終心就不顛倒，佛就接引我們到西方去了。如果我們見思惑不斷，貪瞋痴煩惱常常起現行，常常發作，常常發脾氣，起貪心，貪瞋痴慢常常起來，臨終就顛倒。念佛沒有功夫，伏不住煩惱，臨終顛倒，不能往生。所以印光祖師大慈大悲，特別注重因果教育，幫助我們念佛人伏惑、伏煩惱。不是念佛人，不是學佛的人，也幫助他能夠來生比這生好，往生到人天善道。因此，我們把這個看作佛經。以前這些寺廟都有人在講經，過去資訊不發達，寺廟在一個地方，它都有教化一方的責任，它是屬於社會教育。另外還有城隍廟，我們老和尚常常講，城隍廟也是社會教育，教因果的。他從小三歲，他母親就帶他去城隍廟，教他不能做壞事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因果教育，特別在現在，非常非常重要。

我在上海是講到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前面一開頭就是「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」，士大夫就是做官的。士是讀書人，以前讀書人目標都是做官。一十七世，他是從一十七世算起，前面講了十一集，他這個講法就跟我們佛經講的六道輪迴相應。因為過去有很多讀書人他也是不相信佛經講的六道輪迴，以為人死就沒有了，也沒有什麼來生來世（過去世、未來世），他不相信。不相信，這個問題比較嚴重！不相信有六道輪迴，不相信人死了之後不是沒有了，這個問題很麻煩。很多人造了惡業，他認為大不了一死，反正死了什麼都沒有了。好像一死，問題就全部解決了。問題是死了之後不是沒有，是沒完沒了。死了就不得了，後面就更麻煩，因為一般凡夫不了解事實真相。佛大徹大悟，看到宇宙人生事實真相，把這個事實真相告訴我們，我們現在是在六道裡面。這個六道，我們現在是在人道。人道算一般，比天道差，比三惡道好，半苦半樂，好修行。但是這一生如果惡業造多了，會墮三惡道，來生會到三惡道去

。這個我們學佛的人相信，相信佛在經上講的，有六道輪迴。六道法界，十法界，一真法界，界是界限。佛沒有界限，沒障礙了。我們凡夫都有障礙，我們所見的，都是有侷限性的，都有界限的。

佛給我們講這個事實真相。文昌帝君給我們講他一十七世是做士大夫身，做官。每一世的因果報應，前面都給我們講出來了。有一世，墮落到龍身去受處罰，這也是提醒讀書人。文昌帝君都是管讀書人的，讀書人就是現在講的知識分子。古時候讀書人都拜文昌帝君，他講有三世六道生死輪迴，度了很多讀書人，也就是度了很多知識分子。給我們說明這些因果報應的事實真相，一十七世。過去這些文昌廟有人在講解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現在沒人講了，大家去拜拜，大概都是要考試的時候。我看文昌帝君的桌上，在萬華龍山寺，有一次我去拜觀音菩薩，走到後面，也有供奉文昌帝君的，桌上影印的准考證疊了一堆，好像山一樣，希望他兒子考到好的學校，那就變成迷信了。他不知道變成迷信，管理這個廟的人他也不懂，外行的，他也不懂，他自己都不懂，他也沒辦法跟人家講，沒有辦法去教導社會大眾，以為這樣拜拜，文昌帝君就保佑，就會考到好學校。如果你平常就做好事，有積德累功，當然會得到庇佑，考到好的學校。如果平常幹壞事，又過去生也沒修福報，你怎麼拜還是不行。如果懂得斷惡修善，過去生沒修，這一生趕快修，這一生還是可以得到功名，還是可以得到的。《了凡四訓》講改造命運，給我們做一個證明，命運自己造的，自己可以改。所以文昌廟，我們現在講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希望透過我們佛教淨宗來推廣。

另外《太上感應篇》。在我俗家的家鄉汐止，小時候我母親常常帶我們去山上的拱北殿，仙公廟去拜拜，拜呂祖。我看到裡面供了一個牌位這麼大，寫了幾個大字，「太上感應神」。這間廟的人

常常在拜，拜斗。拜斗，在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裡面都有，或者拜斗誦經。拜斗是道教的，誦經有佛經，佛教的。問題《感應篇》，他們也不知道。那個「太上感應神」，他的內容就是《太上感應篇》。如果你不讀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你拜那個牌位，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。就拜拜，反正有拜，他就會保佑。那也沒錯，誠心誠意，當然也有好報。但是如果我們造惡業，《感應篇》講得很清楚，舉頭三尺有神明，「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，依人所犯輕重，以奪人算」；「大則奪紀，小則奪算」，你造惡業就給你扣掉，小的惡業扣掉一算，一算就是我們一百天的生命，減掉一百天的壽命，就是減一算。如果一直造惡業，一直累積，一直扣減，「算減則貧耗，多逢憂患，人皆惡之，刑禍隨之」，什麼災難都來了。大則奪紀，重大的惡業，奪十二年，扣掉十二年的壽命。

那反過來，你造小的善事，慢慢增算，增長福報，增福延壽。如果做大的善事，壽命延長一紀、二紀。像我們淨老和尚，他的壽命只有四十五歲，他四十五歲那一年我就聽經了，所以那一年的確他病了一個多月。在基隆大覺寺講《楞嚴經》，我跟我弟弟去聽了三天，他就休息不講，不知道為什麼？後來才知道病了一個多月。後來他講經講，算命先生算他壽命四十五歲。他兩個戒兄跟他同年，都被算過不了四十五歲，兩個出家同期受戒的戒兄，一個二月走，一個五月走。我們老和尚七月病了，他知道壽命到了，不求醫生，念佛求往生，後來病了一個多月，又好了。他講經弘法這些功德延長了他的壽命，今年九十二了。他延壽比了凡延得長，了凡才延二十一年，孔先生算，「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，當終於正寢」，他延到七十四歲。我們老和尚延了四十七年，肯定他的延壽一定超過五十年以上，我看他手腳還滿俐落的。他只是現在氣比較弱，不能講話講太久。我一直勸他吃健康食品，他都不吃，我說要補一補，的

確他這個年紀要補充一點。所以這個改造命運，我們淨老和尚也是我們現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，就是做榜樣給我們看、給我們學習，命運是可以改造的，一點不假。看古書有這個例子，現代人還是有，就有一個人站在我們面前，常常看到的。所以我們大家好好來學習，人人都能改造命運，這點我們一定要相信。

前面「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」，主要給讀書人講，有前世、有來世；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三世六道輪迴這是真的，一點不假。我們接著來看接下來這句，「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」，我們上次講到這段。今天我們就接下來看第二句，在二十八頁第二行。大家翻到二十八頁第二行，看這個大字：

【未嘗虐民酷吏。】

我們看註解：

【發明】

『發明』等於是周安士居士給我們做一個註解。

發明【此下至上格蒼穹。皆帝君自言十七世以來功行。以為訓人張本也。】

開宗明義講一十七世以來為士大夫身，就給我們說明，他講這篇文章的章本，就是開頭。開頭就是給我們講真的有六道輪迴，如果沒有六道輪迴哪有什麼一十七世？一十七世前面還有一十七世，未來還有一十七世，過去無始，未來無終。他是講這個階段，他一十七世這一段，並不是說他只有十七世，不是這個意思，十七世前面還有，後面還有。就講這個階段，十七世他每世都做士大夫身，死了之後再來投胎，又到人間來做士大夫。這個當中有些階段他是做神，有一次還被處罰去投胎做龍，好像受罪的龍。他十七世做士大夫身，大夫身是做官，『未嘗虐民酷吏』。

發明【下六句。是有諸己。而後求諸人。此一句。是無諸己。



而後非諸人。】

我們看下面這個註解：

發明【民之稱吾也。如父母然。虐使之則不仁。吏之事吾也。如君長然。酷待之則非義。然所謂虐者。非必峻法嚴刑也。或徵取錢糧。而催科無術。或私加色目。而羨耗有餘。或凶荒不能速報。或民隱壅於上聞。或決獄無聽斷之明。或兩造多株連之累。或因小事而化為大事。或限今日而改至來朝。凡若此者。以帝君言之。則皆虐也。】

這段就是給我們解釋「虐民」，虐待人民，那個虐字的意思。什麼叫虐？我們平常講虐待，當官的虐待人民。古代當官的有虐待人民，現在當官的有沒有？不但有，還更厲害。帝君講，他十七世做士大夫，他從來沒有虐待人民，也沒有很殘酷的對待他下面的部屬、這些官吏。這裡給我們講，『民之稱吾也，如父母然』。古時候這個官叫父母官，我們民國成立以來，就把古代父母官這個名稱就改了，改作公僕。我們人民是主人，當官的都是我們的僕人。現在想一想，他能當我們的僕人嗎？我們叫他來掃地，他要不要掃？我們是主人，我們能做主嗎？我們能做什麼主？我們少受虐待就不錯了，還要想做主。什麼叫虐，給我們解釋了。

父母對兒女的愛是無私的奉獻，僕人對主人他總是有條件的。所以我們老和尚過去講經常講，公僕不如父母。所以過去講父母官，愛民如子，把人民當作自己的子女在照顧、在看待，用這樣的心。僕人對主人他是什麼樣？現在勞資常常在鬧糾紛，常常在打架。你說那些僕人對我們會很好嗎？過去我們聽人講，「我們是老闆，他們都是我們的伙計」，現在我們是老闆嗎？我們當老闆也當得很窩囊，老闆一點也不能作主。所以這裡講，「民之稱吾也，如父母然」。稱父母官就好像他們的父母一樣，你怎麼能不照顧還去虐待

他們？『虐使之則不仁』，就是沒有仁慈心了。這是講民，人民。

吏，吏就是他下面辦事的幹部，他官比較大，他下面還有很多小官。『吏之事吾也，如君長然』。「君」是領導，長上。『酷待之則非義』，如果殘酷的對待他們，就沒有道義了。對人民虐待是不仁，殘酷對待下面的部屬是不義，沒有仁義。『然所謂虐者，非必峻法嚴刑也』。這個虐有很多方面，不一定就是定的法律很嚴苛，把人民抓來判刑判得很重，給他處罰，處罰得很重，當然這個是虐，但是還有其他方面，不止這樣。『或徵取錢糧，而催科無術』。「徵取錢糧」就是徵稅金，催繳稅金不擇手段，「無術」就是不擇手段，催繳錢糧沒有去考慮到民間的疾苦。

下面舉出例子，『或私加色目』，私自增加稅目。『而羨耗有餘』，「羨耗」就是說在清朝時代去徵收錢糧，錢糧運送當中如果有遺漏的，或者被老鼠偷吃的，被麻雀偷吃的，這些也要算在人民的頭上。漏多少，還要再補，要人民再補，這就很不合理，這叫羨耗。在雍正那個時候有火耗，羨耗比火耗範圍大，就是在這個過程有什麼損耗的，他會再加收稅，還是要人民去買單，人民的負擔就愈重了。有些官吏增加稅收，他沒有交到公家去，變成他私人的。所以後來雍正知道這個弊端，後來要多徵收的火耗就歸公，歸公家，官員統統不能貪污這個錢。「私加色目，而羨耗有餘」，就是用種種手段多徵收稅金。

『或凶荒不能速報』，哪個地方發生凶災，饑荒，譬如水災、旱災等等的，不能及時往上報，拖延時間。多拖延一天，人民多受苦一天，不能及時去救災，這個也是虐民。就像我們現在，有災難來了，去救災效率很不好。聽說九二一大地震，救災最及時的還是我們佛教慈濟，比政府快。政府要批准，還要等上面批准，人都快死光了，還在等批准，等他批好，不曉得要多死多少人了。這也是

虐民，虐待人民，「凶荒不能速報」。

『或民隱壅於上聞』，「隱」就是民間疾苦，把它隱藏起來，不往上報。對上面報喜不報憂，都報好的，其實那邊人都快死光了，他還說沒死，這個也是虐待人民。古時候有，現在有沒有？一樣有，而且還滿嚴重，報喜不報憂，欺騙上司。『或決獄無聽斷之明』，這是講司法，判案的，古時候當官兼司法，沒有聽斷之明，心有偏私，斷案不公或者斷案不明，這都是虐待人民。現在的司法，這一句我們現在看新聞常常在報，那個司法不知道什麼司法，聽斷不明，無聽斷之明，人民就受苦了。

『或兩造多株連之累』，「兩造」就是兩方面，牽連到這些無辜的人，連累到無辜的人，司法判案連累到無辜的人。『或因小事而化為大事』，本來這個刑案並不是很大，把小的變成很大的、很嚴重的。『或限今日而改至來朝』，或者本來今天要辦的沒辦，「改至來朝」，明天、後天，一直拖。『凡若此者，以帝君言之，則皆虐矣』。以上舉出來這幾個例子，以文昌帝君來講，都是虐待人民。這是解釋虐這個字。下面給我們解釋酷：

發明【所謂酷者。非必恣情鞭扑也。】

『酷』就是殘酷對待他下面的部屬，『恣情』就是放縱，以前都是『鞭扑』，用鞭來抽打，這是古時候的一種刑罰。現在新加坡還有這種鞭刑，我去新加坡聽同修講，他說一鞭下去就皮開肉綻，一鞭。新加坡判鞭刑，他有檢查身體，你體格很好，他就多抽幾鞭。這體格強壯，抽三鞭；如果那個看起來比較差的，就抽二鞭；更差的，就抽一鞭，不然抽三鞭就抽死了。「恣情鞭扑」，就是亂抽，不管幾鞭，抽到他痛快為止。往往有些身體比較差的，被這樣一抽就死了。周安士居士給我們解釋，也不一定是放縱恣情的去用鞭鞭打這些下屬。

發明【或因小失而誅求。】

就是他過失是小的過失，但是追究，追究刑罰，變成他的刑罰很重，加重他的刑罰，這個也是酷吏。

發明【或以過誤而譴責。】

人非聖賢孰能無過，對待下屬不能太苛刻，他有過誤給他嚴重的譴責，現在講輿論嚴重的譴責。

發明【或任一時喜怒。】

用情緒在辦事，這個很麻煩，他高興就沒事，他不高興那你就慘了，下面的部屬就慘了。這個長官根據他情緒在辦事的，喜怒無常，這個也是酷吏。

發明【而役使不均。】

『役』就是分配工作勞役不平均，這個也是一種酷吏。以前我當兵的時候，大家都要站衛兵。我們那班有一個人，他就很會去巴結連長。有一次，我那天晚上站了四個小時的衛兵，本來一班兩個小時，我從十二點站到四點，心裡覺得很奇怪，怎麼都沒有人來接替我？後來四點到六點的那個來交接，我說某某人怎麼不見了？他說你不知道？連長準假他走了。我說準假走了，他怎麼沒有叫人代替？所以我多站了一班。後來我才知道，他有送禮。我們那個連長實在是，欠我一班衛兵，這個就是屬於「役使不均」。你當長官的人，分配工作不平均，這也是酷吏，這個文昌帝君都會記過的。

發明【或聽萋菲浮詞。】

就是聽那些『萋菲浮詞』，就是比喻讒言陷人於罪，陷害人，人家也沒有這個罪，講壞話，陷人於罪。

發明【而厚薄唯我。】

而對下屬厚薄待遇不均。

發明【或出遠而多隨人役。】

出遠門隨從的人帶得很多。古時候交通不方便，當官的可以騎馬、坐轎子，那些部下都要走路，用跑的。你帶了很多，很多人就跟著辛苦了。就是說不需要帶那麼多的人，帶得超過了，那也是一種酷吏。

發明【或驅使而罔察饑寒。】

『驅使』就是驅使他們做事，或者趕路，也沒有去了解他們肚子有沒有餓了，如果冬天是不是衣服穿得不夠、會受寒？他也不管，不管他的部下。

發明【凡若此者。以帝君言之。則皆酷矣。】

以上舉出來，以文昌帝君來講，像舉出來的這些例子，都是屬於酷吏，殘酷對待他的下屬。

發明【噫。】

『噫』是個感嘆詞。

發明【當權若不行方便。如入寶山空手回。】

『當權』，當官的有權利。有權利，我們俗話講「公門裡面好修行」，當官的要積功累德，他機會很多。我們一般人沒有那個機會，他機會很多，一個好的政策、正確的政策，利益萬民，積功累德。你看《了凡四訓》，他當了寶坻知縣，許了一萬件善事。第一次遇到雲谷禪師，雲谷禪師給他開示，他知道改造命運的理論方法，發願修三千件善事，做了十幾年才圓滿。第二次再發願三千件，三年圓滿。第三次就當上寶坻知縣了，寶坻在現在北京旁邊。古時候，當京城知縣的縣長，跟去四川偏遠的地區當縣長不一樣的。他許了一萬件善事，他的太太就很憂愁，她說以前我在家幫你修，三千件我也幫你修，每一天都有跟社會大眾接觸，有時做些好事。現在在公門裡面跟大眾沒接觸，這一萬件善事要修到哪一年才能完成？正在憂愁。那天晚上夢到一個神人來給他託夢，說你減糧一節，

萬善就圓滿了。他夢醒過來，他也不敢相信，這個減糧在我來講舉手之勞。寶坻知縣稅金減少，讓這些人民減輕負擔，他是舉手之勞，這樣能夠抵得一萬件善事嗎？後來五台山幻余禪師到他家來，他供齋請吃飯，在就這個夢境請教幻余禪師。幻余禪師就給他開示，他說你減糧一節，不但是萬善，你心在利益萬民，何止萬善，都超過了。

你看一個政策對了，萬民受利。你看他一萬件善事，就是舉手之勞，他就圓滿了。所以當官的不會修行，那就很可惜了。就是像這裡講的，「當權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」，入了寶山兩手空空又回來，一個寶也沒拿到，一個功德也沒有累積到。沒有累積到還好，如果你一個錯誤的政策，不但入寶山空手回，造罪業！當一世的官，做九世的牛都還不清。如果那個政策嚴重錯誤，都下地獄的。所以現在人，選舉大家在爭，都是爭著要去地獄。為什麼？他如果沒有來讀《安士全書》，他不知道，讀了他才知道。如果你真正為人民做事，當然積功累德；如果做的都是不對的，罪過也是相對的很重。

發明【一十七世以來。帝君所未嘗為者。獨此兩端乎哉。】

十七世以來，文昌帝君他所沒有做的，就是這兩方面他從來沒有虐民酷吏，對待人民他沒有虐待，對待他的下屬他很寬容，沒有苛刻嚴酷的對待他的下屬，就這兩件事，就是他的功德，他的德行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下附徵事（一則）】

『徵事』就是公案，發生過的事情。

徵事【酷虐改行。】

就是改變行為。

徵事【帝君曰。蜀之牛鞞邑令。公孫武仲。治邑以廉。而待人

不恕。左右小有過。輒笞之。蒞邑逾年。而胥吏無全膚。吏甚怨之。】

這一段就是第一個案例。文昌帝君講，『蜀』就是四川，現在的四川省。四川省有個『邑』，「邑」就是都會，在古時候一個行政區域的名稱，邑像一個縣、一個市，一個都會。「邑令」就是管這個地區的人，現在講縣長、市長。邑令叫『公孫武仲』，姓公孫名武仲，『治邑』，他治理這個地方，他很廉潔，他不貪。不貪，當然是好的、是對的。但是他怎麼樣？『而待人不恕』，對待下面的人，他就沒有寬恕的心。『左右小有過』，在他左右旁邊辦事的，他下面的部屬，如果有一點小的過錯，『輒笞之』，「笞」就是用鞭打，或者用竹板來打，笞之就是抽打。『蒞邑逾年』，「蒞」就是蒞臨，他到牛鞞邑這個地方來當官當了一年，『而胥吏無全膚』，在下面辦事的這些官吏常常被打，打得皮膚都不完全了，都是傷痕累累。『吏甚怨之』，他的下屬，這些官吏大家都很埋怨他。這是一個案例。下面是另外一個地區：

徵事【資水邑令。】

『資水』是一個地名。資水邑這個縣令：

徵事【賴恩。】

姓『賴』，名字叫『恩』。

徵事【性貪吝。以苞苴為常。日用飲食。皆取資於民。恣吏誅求。民甚苦之。】

這個資水邑令賴恩，跟牛鞞邑令的公孫武仲，他們兩個人的情況不一樣。公孫武仲他很清廉，但對待下面辦事的人他就沒有慈悲心，有點小過錯，大家都被打得體無完膚。但是他很清廉，他不貪，在佛法講，大概瞋恨心比較重，貪心比較沒有那麼重，瞋恨心重。資水邑令賴恩跟他相反，他很貪，慳貪吝嗇，沒有的要貪，貪到

的又不肯給人，叫吝嗇，以這個出名。『苞苴為常』，「苞苴」就是很明顯的都要人家去賄賂他。『日用飲食，皆取資於民』，反正他都是要吃人民的，等於是明講的。『恣吏誅求』，「恣」就是放縱，放縱他下面辦事的人貪財，「誅求」，就是放縱去貪求財物。

『民甚苦之』，這個地方的人民很苦，常常要送禮給他們，不送就找麻煩了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徵事【予以二邑吏民。遭此荼毒。】

『予』就是文昌帝君自稱，「予」就是我。文昌帝君是神，他看到這兩個邑，一個牛鞞邑，一個資水邑，這兩個縣令虐待人民、酷待官吏，『遭此荼毒』，這兩個地方的人民、官吏都遭到荼毒，很苦。

徵事【乃化為蜀郡丞長孫義。行於諸邑。觀風俗。劾武仲之虐吏。賴恩之酷民。二令叩頭乞免。予戒勵之。尋隱而不現。】

文昌帝君看到這樣，他就變化為四川的郡丞，這個郡丞就好像現在一個省長一樣，『化為蜀郡丞長孫義』，就是化作這個省長長孫義，變得跟他一樣來巡視，『行於諸邑』，觀察這兩個地方的風俗民情。結果觀察出來了，就『劾』，「劾」就是彈劾檢舉，檢舉公孫武仲虐待他的下屬官吏，賴恩酷待人民。彈劾就是我們現在講舉報、檢舉，『二令』，這兩位縣令，『叩頭乞免』，就懺悔知道錯了。『予戒勵之』，文昌帝君就勸誡他們，也勉勵他們要改過，不可以再這樣。後來跟他們講完之後，當然這兩個縣令很惶恐，知道錯了，發願要改，看到蜀郡丞長孫義，這個省長就不見了。後來才知道：

徵事【後知郡丞初無行邑事。】

後來一打聽，沒有，他沒有出來巡視。明明看到是郡丞來巡視的，後來這兩個邑令才知道原來是神變化來勸誡他們。



徵事【二邑咸以為神。】

知道這是神明，不是普通人，變化蜀郡丞來勸誡他們。

徵事【由是武仲改為忠恕。】

公孫武仲本來就很苛刻，現在都很寬待人，人家犯了一些過失，他都能原諒。

徵事【賴恩亦變為廉焉。】

『賴恩』也變得很廉潔，不貪了，也不接受賄賂了，知道這是神來警告他們，不敢再造惡業了。所以兩個人就改過來了，這是帝君的教化。下面周安士居士：

【按】

『按』就是他再按照這個公案來做一個補充說明。

按【帝君疾人酷虐如此。則己之於吏民可知矣。】

文昌帝君看到別人酷虐吏民，他看了就發慈悲心、就不忍心，那何況自己？自己對待官吏人民，當然就是更慈悲了。看到別的官吏，酷待官吏人民，他看了很不捨，當然他對人民、對這些官吏，那就更為慈悲愛民了。這是周安士給我們補充一個說明。下面：

按【讀蔣莘田先生。居官慎刑條。可謂字字藥石。居官者當刻於內衙屏牆上。朝夕寓目。永作韋弦。陰功無量。】

『蔣莘田先生，居官』，做官、當官的。以前行政兼司法，我們現在這個制度是行政、司法分開的，以前當縣官，管行政還要管司法。當官的慎刑條，對判刑這個事情要謹慎，列出很多條，可以說每個字就像藥一樣，『居官者當刻於內衙屏牆上』，當官的人應該，好像我們現在把它寫成墨寶掛在牆壁上。『朝夕寓目』，每天早上晚上都會看得到。『永作韋弦』，就是自我警惕，看到了警惕自己，能夠照這樣來處事，慎重的去判這些刑法，才能避免罪過。

『陰功無量』，功德無量。我們再看下面這句是：

【救人之難。】

『難』就是災難。帝君救人的災難，當然這是教我們，我們也要學習，別人有難，我們遇到了，也要盡心盡力去協助。我們看下面：

發明【難有多端。約言之。不出七種。一水。二火。三官非。四盜賊。五刀兵。六饑饉。七疾疫也。】

這一段給我們舉出災難有很多方面，『約言之』，「約」就是把它濃縮起來講，大約『不出七種』。第一水災，第二火災，水火無情。第三『官非』，就是打官司，訴訟，這也是災難。第四『盜賊』，強盜小偷來搶劫或者偷取財物，遇到盜賊這是災難，有時候可能連生命都有危險。第五是『刀兵』，「刀兵」就是戰爭。第六『饑饉』，「饑饉」就是饑荒，沒有糧食可以吃，人就餓死了。第七『疾疫』，傳染病，疾病瘟疫，得了這些重病、惡病、怪病、傳染病。這七種，大概災難可以歸納為這七種，七大類，這些都屬於『難』。

發明【在水火者。以拯救為救。】

遇到水災、火災，就要趕快去救災，這個很緊急的，拯救拔除這些災難，要去救。水災要去救，有人溺水了，或者被水淹了，要趕快想方法去救濟他們。遇到火災，要知道去滅火，也要去救人。

發明【在官非者。以昭雪為救。】

『官非』就是受冤枉的，有能力就要幫助他洗刷這些冤枉。

發明【在盜賊刀兵者。】

強盜或者戰爭。

發明【以脫離為救。】

讓他脫離這些災難。

發明【在饑饉者。以財帛為救。】

『饑饉』就是用物質去救濟，送食物、送飲水、送衣物等等，「饑饉」以糧食為主，這個需要用到錢了。

發明【在疾疫者。以醫藥為救。】

有疾病、傳染病，『醫藥』就很迫切需要，醫療方面的救助。

發明【救均發於至誠。見人之難。如己之難。】

救難都必須發自於至誠心。至誠心就是看到別人的災難，就像自己受到災難，我們就不可以幸災樂禍。看到別人受難，就如同自己受難一樣。

發明【盡其智謀。竭其財力。】

盡心盡力用我們的智慧、能力，我們的財力，去幫助這些受難的人。

發明【使救之之念。十分圓滿而後已。】

使救難這個心念十分圓滿，盡心盡力功德就圓滿，這句主要是講盡心盡力。

發明【難至而救。救之有形者也。】

災難發生了，我們趕快去救難，這是救有形的災難。

發明【孔子所謂聽訟吾猶人也。復有一法。使人自然無難。其功更有倍焉。則孔子所謂使民無訟矣。何則。人之患難。皆前業所致。今世不種苦因。來生自無苦果。若能勸人不造殺盜淫妄之業。則救人之難亦多矣。是故救難於已然。所救有限。救難於未然。其救無窮。救難於已然。凡夫之善行。救難於未然。菩薩之修持。二者並行不悖。】

這一段就是給我們講，救難，發生了，我們去救，這是有形的救難。舉出孔子，在《論語》講的，『孔子所謂聽訟吾猶人也』。孔子講，如果讓人民都不會訴訟，那不是更好嗎？一旦訴訟，打得你輸我贏，總是有一方受傷害，引用這個例子。所以周安士居士講

，『復有一法，使人自然無難』。還有一個方法讓人自然沒有災難，『其功更有倍焉』，那個功德就更殊勝了。這個舉出人的患難，都是前生造惡業所導致的。如果今世，這一生不再種苦因了，來生自然他沒有苦果。若能夠勸人不要造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的罪業，那這個『救人之難亦多矣』。他沒有造這個惡業，就將來沒有這個苦果。『是故救難於已然，所救有限』。已經發生了，所救的是有限的，主要是處理善後了。『救難於未然，其救無窮』。災難沒有發生，讓它不要發生，把這個發生災難的因斷掉，就沒有災難的果報了。所以『救難於已然，凡夫之善行』。看到災難發生去救，這是凡夫的善行。菩薩跟凡夫不一樣，災難還沒有發生，就知道怎麼樣去防範不要發生災難。所以『救難於未然，菩薩之修持』，兩方面並行不悖。

這一段我們明天接著再繼續來學習，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今天先學習到這個地方，我們下面來迴向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！